

沈石溪动物小说鉴赏

猴王

沈石溪 著 安武林 评



学生精品读后感

沈石溪

专家点评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石溪动物小说鉴赏

猴王

沈石溪 ○ 著 安武林 ○ 评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猴王 / 沈石溪著 ; 安武林评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4

(沈石溪动物小说鉴赏)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257 - 8

I. ①猴… II. ①沈… ②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2986 号

沈石溪动物小说鉴赏

猴王

HOUWANG

沈石溪◎著 安武林◎评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32 开本 6.375 印张 120 千字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257 - 8

定价: 18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简单。两只雏雕虽然羽翼未丰，却不乏猛兽的凶悍，当他捏住红嘴壳的脖颈时，红嘴壳扇动双翼抽打他的脸，还抬起一只雕爪来抓他的胸；而另一只幼雕黄嘴壳则一面高声鸣叫，一面用嘴喙猛啄他的后脑勺。两只雏雕的喙和爪虽还稚嫩，却已具备一定杀伤力。他的后脑勺被黄嘴壳啄得一阵阵发晕，胸口也被红嘴壳划开好几道血口，空气中弥散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。毕竟是还不会飞的幼雕，他到底还是占上风的，两只猴爪使劲一拧，咔嚓一声轻微脆响，红嘴壳成了一只断脖子雕。





沈石溪

原名沈一鸣，祖籍浙江慈溪，1952年生于上海。1969年赴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勐混区曼谷大队曼广弄傣族村寨插队落户，在云南生活了整整36年。

现已出版500多万字的作品，所著动物小说将故事性、趣味性和知识性融为一体，充满哲理，风格独特，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。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材。

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、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，被誉为“中国动物小说大王”。



沈石溪走进校园，为孩子们讲述精彩的故事。



沈石溪与热情的小读者合影留念。



在“2012伦敦国际书展”期间，戏戴英国皇家骑兵礼帽。



沈石溪给马鹿喂草。



安武林

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。出版过小说《泥巴男生》《夏日的海滩》、散文集《母亲的故事是一盏灯》《黑豆里的母亲》、童话集《挂在月亮上的秋千》《烟斗里的星星》《明天树上长橘子》《菊花小巫婆》、诗集《月光下的蛴蛴》等八十余本个人专著。

荣获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张天翼童话金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等。作品翻译到美国、越南、新加坡等地，被收入多种中小學生以及幼儿园辅助教材。

个人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anwulin>

目录

象群迁移的时候·····	1
野牛传奇·····	25
野猪王·····	38
戴银铃的长臂猿·····	70
剽牛·····	107
兵猴·····	131
远天一片云·····	163
漫议动物小说·····	175
我的动物小说观·····	181
获奖记录·····	198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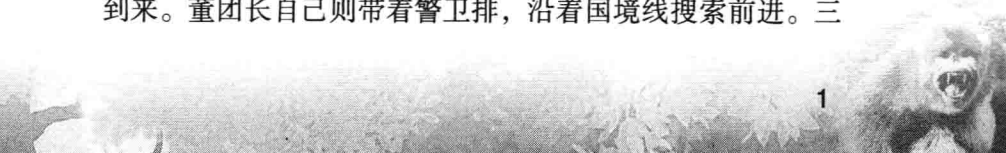
…象群迁移的时候…



一

泼水节那天，密云岭一带原始森林中发生了一次地震。大地摇晃了几下，山没有坍，房没有倒，却惊动了祖祖辈辈在那里栖养生息的一群大象。大象开始向边境方向迁移。据猎人报告，象群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公里了。按照大象行走的速度推算，一个昼夜就会越出国境。自治州党委和省动物研究所得到的消息后，立即请求边防部队某部支援，无论如何要阻止大象出境，但不能伤害象群，还要设法把这些庞然大物引到一百多公里远的勐捧自然保护区去。

零点钟，董团长接到军分区指示后，立即命令曼岗三连强行军，赶到南梭江一带堵象。但是，曼岗离南梭江有八十多公里的羊肠小路，董团长怕三连赶不上象群，就又直接打电话，给离密云岭最近的鹭鹭谷查线班，叫班长吴杰生马上带领全班三名战士，前往密云岭，制止象群移动，等待援兵到来。董团长自己则带着警卫排，沿着国境线搜索前进。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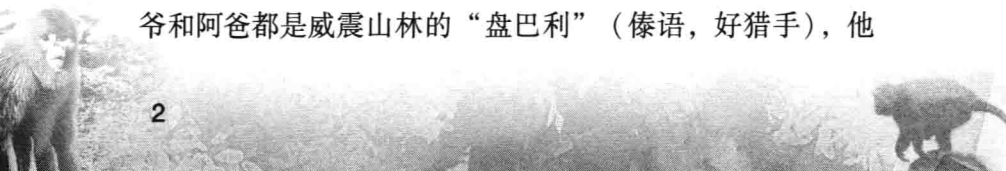
支队伍像个“个”字形，焦点集中到宝贝象群上。

单说鹭鸶谷查线班四位边防战士，经过半夜急行军，在朝霞给大地穿上彩衣的时候，进入了密云岭，来到野牛凹。身材不高、结实得像棵树墩的吴班长，查看了军用地图，根据象群走路不拐弯的特点，决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等待象群。新战士鲁新海一放下枪，就悠然地吹起口琴。他是上海人，听说要和象群打交道，高兴极了，忍不住对身旁一个长得精瘦精瘦的战士说：“孙猴子，我小时候跟妈妈到马戏场看驯象表演，大象不但会敬礼、鞠躬、摇铃铛，长鼻子还会吹口琴。待会儿，咱也逮只象训练训练。”

孙猴子本名叫孙有志，是通信连出名的淘气鬼，攀陡壁爬高树是他的拿手好戏，还能倒着身体从几丈高的电线杆上倏地滑下来，因此大伙送给他这样一个雅号。

此刻，孙有志看看鲁新海手中的口琴，拍拍鼓鼓囊囊的裤兜说：“我把昨天老咪涛（傣语，老大娘）给我过泼水节吃的两只大山桃也带来了。碰到猴子，我总得给兄弟们一份见面礼呀。嘻嘻。”

“你们可别净想美事了。大象可厉害啦，它鼻子一扫，大树就被拦腰切断；它脚一跺，地上就出现一口深井。”卫生员岩温罕故意吓唬鲁新海和孙有志。他是个傣族战士，爷爷和阿爸都是威震山林的“盘巴利”（傣语，好猎手），他





从小就跟着阿爸到森林里去捡木耳，找砂仁。阿爸逮马鹿打狗熊时，他就帮阿爸扛铁夹子拿火药葫芦，算得上是个“森林通”。

吴班长是个老兵，对大象很熟悉。听了三个战士的一席话，他脸绷得像上了箭的弦一样紧，严肃地说：“大家要记住，象群是科学研究的珍宝，一头大象就值几万元。在西双版纳这个动物王国里，只剩下两群野象啦。”

三个战士听了直咂舌头，都觉得肩上沉重得像压着一座山。

突然，野牛凹的尽头传来大象的脚步声，像六月闷雷，又像大海狂涛。地面扬起了巨团尘埃，把天空弄得阴沉沉的。吴班长果断地挥挥手说：“快，每人折一根树枝，跟我来。”四个战士退到一里外一座刀削似的石崖前。石崖有几丈高，壁上横七竖八长着胳膊粗细的葛藤，人可以攀缘而上。

象群越来越近了，已经看得清楚葵扇一样的耳朵，正啪嗒啪嗒地扇打着；一根根雪白的象牙，犹如一把把军刀；水桶般粗的鼻子左右横扫，凤尾竹和小树都被齐根打断；一些碗口粗的树被长鼻子缠住，轻轻一提，连根拔起。这群象少说也有五六十头，有大象也有小象，还有一头稀世珍宝——白象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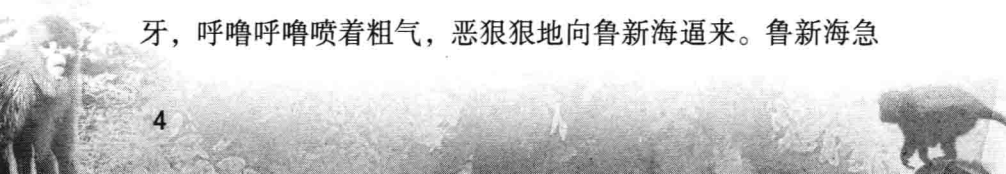
隔着二三百米的距离，四个战士就挥舞树枝大声吆喝，想吓退象群，但大象全像聋子一样仍然不紧不慢地往前走。吴班长用树枝拼命抽打一丛丛凤尾竹，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声响，象群也毫无反应。孙有志急了，拾起一块卵石，愣头愣脑地向走在最前面的那头大灰象扔去，不偏不倚正打在大灰象的鼻子上。大灰象突然停住脚步，朝天翘起长鼻，瞪起一双玻璃球似的眼睛，望着四个胆敢阻拦去路的人。

岩温罕急促地叫道：“班长，那是头独牙象，是头象！”

确实，头象的躯体格外高大，嘴里只露出一根象牙。吴班长听老猎人讲过，独牙象性情凶猛，勇不可当，是“森林三霸（老虎、野牛、独牙象）”之一。奇怪的是，独牙象左耳朵中间裂开，成了两片。

独牙象一站住，其他象也都收敛了脚步。静穆了一分钟，独牙象突然发出一声吼叫，震得树叶纷纷落地，象群也跟着一起怒吼起来，震得四个战士耳膜发疼。吴班长一看形势不好，立刻叫了声：“撤到崖上去！”

四个人一转身，抓住葛藤就往上攀。孙有志三下两下就登上了崖顶，岩温罕和吴班长也爬到了半路。突然，崖底下“哎哟”一声，吴班长一看，不好了，鲁新海刚爬了一截，一脚没踩稳，滑了下去。独牙象扇着耳朵，握着长刀似的独牙，呼噜呼噜喷着粗气，恶狠狠地向鲁新海逼来。鲁新海急





忙重新拉着葛藤往上爬，但连爬两次又都滑了下去。吴班长双脚往陡壁上一蹬，一松手跳了下来，二话不说，用肩膀猛顶起鲁新海的屁股，鲁新海踩着吴班长的肩膀和头顶，登上了石崖。这时，独牙象已逼到石崖前，从象鼻子里喷出来的那股热烘烘的气流直向吴班长身上扑来。他灵活地纵身一跃，飞快地向崖顶攀登。象鼻带着一股风，“嗖”地抡打过来，把他的一只鞋子打掉在地。然后，独牙象示威似的用鼻尖卷起那只胶鞋，高高举在半空，兴奋地吼叫着，带着象群浩浩荡荡继续朝边境迁移。

目送着象群远去，四个战士开了个诸葛亮会，决定赶小路在距离国境线十公里的南梭江边拦住象群。

二

太阳偏西时，他们赶到了南梭江边。雄浑的江水在这里突然拐了个弯，形成一个葵扇岛。半岛圆圆的像一把葵扇，只有一条像扇柄一样狭窄的通道把岛和江岸连在一起。吴班长果断地说：“这儿离国境线不远了，这一次天塌下来也要把象群拦住。我们要设法把象群先赶进葵扇岛，然后再想办法。”

话音刚落，草丛里呼啦啦飞出几只锦鸡，扑打着五颜六色的翅膀，拖曳着长长的尾巴，越过南梭江向对岸飞去。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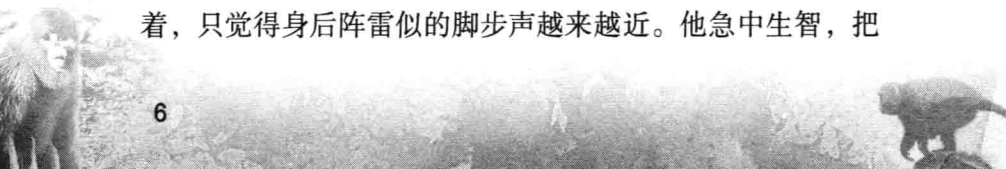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群在草地上嬉戏的金丝猴也惊慌地逃上大树。一阵腥风迎面扑来，象群穿过山岩，顺着河岸过来了。吴班长撸撸袖子高叫道：“只准朝天开枪！同志们，冲啊！”四个战士高声呐喊着，向象群冲去。象群吃了惊，纷纷停下脚步。只有独牙象轻蔑地瞪着眼，仍然气势汹汹地逼过来。吴班长端起冲锋枪朝天放了两个点射。

清脆的枪声震动了山谷。独牙象吓了一跳，停下脚步。吴班长趁机叫道：“集中火力，向独牙象上空开火！”两支冲锋枪两支自动步枪一起射击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，子弹尖厉地呼啸着，打断许多树枝，落在独牙象身上。独牙象恐慌了，吴班长又拔出一颗手榴弹，向空地扔去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吓得独牙象哼哼两声，掉转身去。四个战士高呼着：“追呀，追呀！”搥屁股开枪，想逼着象群进入葵扇岛。但狡猾的独牙象刚退了两步，突然斜冲出去，离开南梭江，向孔雀林跑去。吴班长非常着急，穿过孔雀林就是国境线，那时任你是神仙，也休想挡住象群了。

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，岩温罕“嗖”地一下像道闪电一样跃到象群前，抓起两把沙土，朝独牙象的眼睛扬去。独牙象闭着眼睛，暴跳如雷，朝岩温罕追来。岩温罕转身就往葵扇岛跑，独牙象领着象群追进了葵扇岛。岩温罕拼命跑着，只觉得身后阵雷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他急中生智，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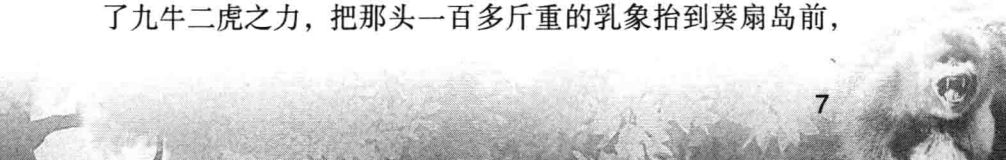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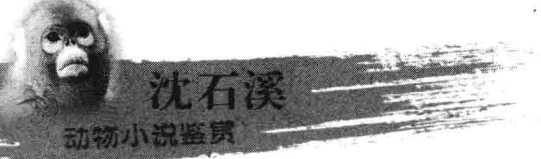


军衣一脱，往正前方用力一甩，军衣鼓着风，在半空中像只黄鹰一样滑翔而去。他则往右来了一个急拐弯。独牙象一直追去，很快就用鼻子卷住军衣，才知道上了当。它掉过头来又要追岩温罕，但已迟了，岩温罕站在高高的江堤上，一个猛子跃入汹涌的南梭江。葵扇岛真是个理想的地方，江堤笔陡，离水面又高，大象笨拙的身体下不了水，只能在江边急促地徘徊着。

在象群进入葵扇岛时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那头珍贵的白母象带着一头乳象被手榴弹的爆炸声吓蒙了，离开象群向密林深处跑去。吴班长立即和鲁新海一起猛追。白母象心慌意乱，不断用鼻子拍打乳象的屁股，催促它快走。在过一道土坎时，乳象走得太急，绊了一跤，前腿扭伤了筋，站了几次站不起来，躺在地上呜呜哀叫。吴班长和鲁新海赶了过来，白母象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姿态，高高竖起鼻子，疯狂地吼叫着。两支枪同时朝白母象的耳朵边扫去。白母象一步一步后退着，最后用鼻子和乳象的鼻子恋恋不舍地缠绕了一阵，才悲愤地长吼一声，独自奔进森林。鲁新海还要去追，吴班长拦住他说：“算了吧，乳象在这里，母象不会跑远；象群在葵扇岛，孤象还要回来。来，我们抬着俘虏回去吧。”

鲁新海揪住乳象的鼻子，吴班长抓住两条象腿，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那头一百多斤重的乳象抬到葵扇岛前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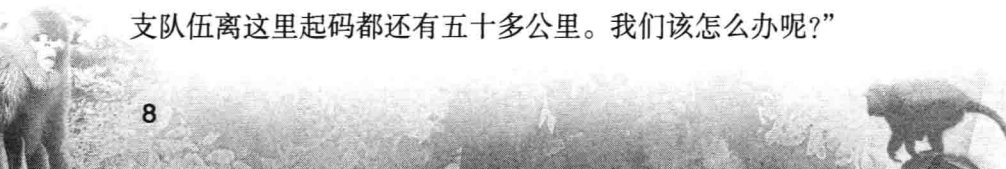


用一根青藤拴在一棵大树上。

战士们在葵扇岛口烧起了一堆火，熊熊的火焰蹿得比竹梢还高，给葵扇岛安上了一扇结实的火门。

山峰背后一抹晚霞由红变紫，最后成了乌黑一片。岩温罕浑身湿漉漉地从下游跑回来，听见乳象呜呜咽咽的呻吟声，跑过去一看，乳象三条腿站着，一条受伤的前腿跪在地上颤抖，泪汪汪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他。他顾不上去烤干衣服，转身钻进树林，不一会儿采来一大把接骨风、金钱豹等草药，一口一口细细嚼碎，吐在一片象耳朵叶上；药汁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来，苦得他直皱眉头。草药敷在乳象那条受伤的腿上，乳象停止了哀号，抖抖索索地站起来，抡起那条可怜的小鼻子，无济于事地驱赶着成团成团的尖嘴山蚊。岩温罕折了根树枝，在乳象身边挥打着，把蚊子赶开。乳象感激地望着岩温罕，温柔地用鼻子抚弄岩温罕的脚。

但是，不多时岛上传来一阵骚动，吴班长借着火光，看到象群正在方圆不到两里的小岛上觅食。葵扇岛是个荒岛，长着疏疏朗朗几丛山茅草，连一棵嫩竹子和野芭蕉也找不到。吴班长着急地说：“一头大象每天要吃五六百斤的食物，我们如果不能尽快想办法把象群引上回头路，大象不是饿死，就是饿极了舍命冲出来。现在，曼岗三连和董团长这两支队伍离这里起码都还有五十多公里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



孙有志遗憾地说：“可惜我不是真的孙大圣，不然的话，调十万天兵天将来助战。唉，我看只有用老办法，天亮后把象群放出来，舍出命来硬撵！”

鲁新海觉得这个办法太笨，但自己又想不出聪明的妙计来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咳，如果大象能听懂我们的话那该多好啊。我们告诉它们，我们是领它们到勐捧自然保护区过好日子去的，它们一定会乖乖地跟我们走。”

孙有志撇撇嘴：“上海阿拉就是会异想天开。”

岩温罕却突然兴奋地叫起来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我听阿爸说过，在勐巴纳西的槟榔寨里，有一位名叫巴松波依的老象奴（傣族地区解放前专门为土司养象的奴隶），懂得大象的语言，能叫象耕地，叫象独自进森林运木料。”

吴班长高兴地说：“瞧我这笨脑袋，就没有想到求人民群众这些天兵天将来助战。”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决定自己和岩温罕留在这里守卫火门，照顾乳象，孙有志和鲁新海立即去请巴松波依来。

三

翻过七座山，蹚过七条河，次日清晨，孙有志和鲁新海来到槟榔寨。一幢幢竹楼掩映在英武挺拔的槟榔林中，一串串紫红色的槟榔果，像玛瑙镶在翡翠中，挂在碧绿的叶子

